

C L A S S I C
古典推理文库
M Y S T E R Y
—— 约翰·狄克森·卡尔系列 ——
亨利·梅利维尔爵士探案

青铜神灯的诅咒

[美] 约翰·狄克森·卡尔 著

John Dickson Carr

辛可加 译

The CURSE OF THE BRONZE LAMP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青铜神灯的诅咒

The Curse of the Bronze Lamp

[美] 约翰·狄克森·卡尔 著 辛可加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THE CURSE OF THE BRONZE LAMP by John Dickson Carr

Copyright©1945 by The Estate of Clarice M.Carr

All rights reserved.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08-189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铜神灯的诅咒 / (美) 卡尔著；辛可加译。—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11

(古典推理文库)

书名原文：The Curse of the Bronze Lamp

ISBN 978-7-80762-906-1

I. 青… II. ①卡…②辛… III. 推理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3777 号

书 名：青铜神灯的诅咒
著 者：[美] 约翰·狄克森·卡尔
译 者：辛可加
策 划 编辑：张晓辉 杨 洋
特 约 编辑：伤 痕 ellry dsky
责 任 编辑：聂文聰
装 帧 设计：书衣坊 · 朱贏椿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130021)
印 刷：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9.75
版 次：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发 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 15-18 栋底商 A222 号(100052)
电 话：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ISBN 978-7-80762-906-1
定 价：24.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古典推理文库之约翰·狄克森·卡尔系列

导 读

◎ Ellry/文

现今的侦探作家很少有作品能困惑我，但卡尔总能。

——阿加莎·克里斯蒂

卡尔确可跻身英语系国家继爱伦·坡之后三四位最伟大的侦探小说家之列。

——著名侦探小说作家兼评论家爱德蒙·克里斯宾
若克里斯蒂是推理界天后，那卡尔就是天王。

——著名侦探小说作家兼评论家安东尼·布彻

推理之趣

任何一本小说中，都会有一个或者若干个“谜”，比如，那对情侣是不是最后能走到一起，那个青年能不能报了杀父之仇，或者未来究竟发展成怎样一个世界，等等。人类都有好奇心。因此一个个谜团也就吸引着读者继续读下去，直到翻开

最后一页。侦探小说可以说是将谜团最大化的一种类型小说。整本书就是一个大谜团——解开谁是凶手之谜。而在此过程中又包含着各式各样的小谜团：没有留下凶手脚印的沙滩、不可能进出的密闭空间、牢不可破的不在场证明。待到最后一章名侦探娓娓道来事件的真相，读者才恍然大悟，感叹世间竟然有如此巧思。

自 1841 年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发表《莫格街谋杀案》以来，侦探小说经历了一百六十余年的发展。这期间不仅出现了阿瑟·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达谢尔·哈米特、雷蒙德·钱德勒等享誉世界的大师人物，还衍生出了许多流派和子类型，比如解谜推理、硬汉侦探、法庭推理等等。其中解谜推理是爱伦·坡时代便诞生的，历经一辈辈大师潜心雕琢，称得上是侦探小说中的正统，也被称作“本格派”（日文说法，即正宗、正统）。

解谜推理在 1920 年代掀起高潮，成就了侦探小说史上的“黄金时代”。在那个“名探满街走，名作天天有”的时代里，有三个名字最为耀眼，即阿加莎·克里斯蒂、埃勒里·奎因和约翰·狄克森·卡尔。他们笔下的作品代表了解谜推理的最高峰，时至今日还广受追捧。这时期作品的特色是崇尚推理和谜团，要给予读者公平的线索，让他们和虚构的侦探拥有同等解开案件真相的机会。诗人 W.H. 奥登就分析说：“（黄金时代）侦探小说的最奇妙之处在于它恰好最能吸引那种其他

形式的‘白日梦’文学无法影响的人。医生、牧师、科学家或艺术家这些事业上相当成功的职业人士是典型的侦探小说迷；他们喜欢思考，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是饱学之士，因此绝对无法忍受《周六晚报》、《真实的告解》、电影画报或连环漫画等读物。”读者靠侦探小说来获得智力游戏的快感。一旦能先侦探一步解开谜团，便像获得了无上的荣誉般兴奋。

大不可能

那时，解谜成为侦探小说最重要的元素，作为“谜”载体的谜团和诡计更是发展到让人眼花缭乱的地步。作家们努力拓展各种可能性，不管是杀人手法、灭迹手段、隐藏方式，还是作家自己的故布迷阵，设置误导的“红鲱鱼”。发生在大家族里的谋杀、相对封闭的环境、有限的嫌疑犯、不同的动机、隐藏的秘密……这些构成了最典型的谋杀背景。诸如暴风雪山庄、密室杀人、不在场证明等诡计在黄金时代大行其道。

其中有一种谜团让作家们又爱又恨。它是每一个创作侦探小说的作家都想挑战的选题，甚至有种说法，如果没有在作品中运用它一次，就谈不上是真正的侦探作家。那就是密室杀人(Locked Room Mystery)。

什么是密室杀人呢？回到侦探小说的原点《莫格街谋杀案》，它就是一篇密室小说。在上锁的屋子里发生了杀人案件，但是凶手不仅顺利得手，还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密闭的房

间。密室小说就是这么不可思议。从表面上看它不合理——一个人不可能在上锁的房间中被杀。但是一旦解开谜团，读者便会发现不合理背后的合理性：或是巧妙的机械手法，或是被忽视的心理盲区。

并不满足在小屋子里折腾的作家们挖空心思，又想出了各式不可能的谜团。躺在沙滩中央的受害者身边只有自己的脚印，却明显被人杀害；奔驰在铁轨上的火车却像空气般消失在两站之间；众目睽睽下发生不可思议的杀人事件，等等。这些描述超常事件的小说形成了侦探文学的一个子类型——不可能犯罪。这类作品有着鲜明的特点：幻想性的谜团、超自然的气氛、巧妙的手法、合理的解答。对于读者来说，这类作品是解谜推理的极致，要想破解谜团，需要更活跃的思维、更缜密的推理以及更敏锐的洞察力。若能解开这些难题，就会获得数倍的快感。

根据密室和不可能犯罪研究权威罗伯特·艾迪统计，截至 1991 年，古往今来欧美不可能犯罪作品长短篇作品大约两千多部(篇)。另外，日本作家创作了一千多部(篇)作品。这个数字相对于浩瀚如海的侦探文学简直是九牛一毛。然而，就有那么一小部分作家倾其一生的精力创作不可能犯罪作品，像美国作家约翰·狄克森·卡尔、克莱顿·劳森、约瑟芬·康明斯，等等。当然，成就最高的便是卡尔。

密室之王

约翰·狄克森·卡尔 (John Dickson Carr), 1906 年 11 月 30 日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联合镇。他父亲伍德·尼古拉斯·卡尔曾当选众议院议员。卡尔青少年时期就展露写作的天分，十一岁便撰写法庭审判和谋杀案一类的新闻报道，后来还在本地一家报纸主笔拳击专栏。

1925 年，卡尔进入哈维佛学院。第二年他的小说和诗歌就刊登在学校的文学杂志《哈维佛人》上，此后还当上了杂志编辑。1928 年从哈维佛学院毕业后，他去巴黎索邦神学院(巴黎大学前身)学习。但是留学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为《哈维佛人》杂志撰写连载小说，这部作品经过修改扩充后出版，成为他的长篇处女作《夜行》(1930)。小说的主角是先前曾在短篇作品中出现的法国警探亨利·贝克林。

1932 年，卡尔娶英国女子克拉丽斯·克里夫斯为妻，两人婚后便在英国定居。卡尔变得很英国化，以至于许多读者认为他是英国作家。1933 年，卡尔出版基甸·菲尔博士系列首部作品《女巫角》。第二年他以笔名卡特·狄克森创作的《瘟疫庄谋杀案》中，亨利·梅利维尔爵士登场。此后，卡尔交替撰写菲尔系列和梅利维尔系列，成为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他的作品风格很具特色：情节布局复杂，谋杀手法奇特，充满戏剧性和超自然气氛。更重要的是，他专注于密室和不可能犯

罪。可惜由于吸烟,他晚年健康情况恶化,于1977年2月27日因肺癌去世。

卡尔笔下的密室第一神探基甸·菲尔博士是根据他所崇拜的英国侦探作家G.K.切斯特顿塑造的。菲尔是一个胖胖的字典编纂家,装扮很滑稽,穿着披风,抽着海泡石烟斗,留着强盗式的胡子。但他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善于分析罪犯的心理,破的案子也相当复杂,是创造力、气氛、意外性和叙事技巧几近完美的结合。包含两桩不可能犯罪的《三口棺材》(1935)在历次密室票选中都名列第一。其他名作还有《阿拉伯之夜谋杀案》(1936)、《歪曲的枢纽》(1938)、《绿胶囊之谜》(1939)、《连续自杀事件》(1941)等。

亨利·梅利维尔爵士有些像温斯顿·丘吉尔。他甚至比菲尔还要古怪——大大的秃脑袋,奇怪的表达加上不修边幅的外表。梅利维尔的职业是律师兼医生,但最有兴趣的还是那些不可能案件。登场作品《瘟疫庄谋杀案》发生在伦敦的一所盛传有鬼的老房子里,案子从一场降灵会开始,自然少不了密室这道大餐。这个系列的名著包括《独角兽谋杀案》(1935)、《犹大之窗》(1938)、《女郎她死了》(1943)等等。他破解的密室案件一点也不逊色于菲尔,只因没有发表密室讲义显得稍逊一筹。

卡尔的作品集欧美浪漫本格之大成,侦探小说家爱德蒙·克里斯宾总结他的成就说道:“论手法之精妙高微和气氛

营造的技巧，他确可跻身英语系国家继爱伦·坡之后三四位最伟大的侦探小说家之列。”不可能的谜团需要同样不可能的气氛来烘托，营造出一种亦幻亦真的效果。卡尔借助于古老传说、哥特化的场景，自然地烘托出超自然的恐怖感觉。在《女巫角》中，传说身为女巫绞刑场查特罕监狱典狱长并拥有此处大批地产的史塔伯斯家族继承人注定要断颈而亡，果然在众人的监视之下，史塔伯斯家长子坠楼身亡。梅利维尔系列的《红寡妇血案》(1935)同样是多人监视着的上锁的房间。可是就在那间传说会吃人的屋子里，果然发生了密室毒杀事件。

卡尔也是黄金时代最早提出公平竞争的作家之一。他完全利用公平的线索、合理的解答，让小说最终走上逻辑的道路。英国评论家朱利安·西蒙斯说：“今日的小说在诡计上没有哪个能与克里斯蒂和卡尔的相媲美。”在他超过八十本长短篇侦探小说里，几乎将所有能想到和想不到的不可能犯罪谜团写了个遍，设计了超过五十种的密室，构思之巧就连克里斯蒂也自叹弗如。读者更毋需怀疑小说中的手法是否能实现，因为卡尔都亲手加以实验，确保诡计的可行性。如果有这样的疑问，只能归咎于自己的脑袋太笨。

《青铜神灯的诅咒》

导 读

◎ 辛可加/文

在多姿多彩的不可能犯罪推理小说中，“人间蒸发”可谓颇引人注目的一个类型。密室案件多半让凶手从密闭空间内消失；而“人间蒸发”则更加玄妙，径直让受害人在封闭环境里不翼而飞、生死未卜。如果说这种推理小说好比舞台上的“大变活人”，那么作者自然就堪称于众目睽睽下导演这幕奇景的魔术师了。

在卡尔前后，不少推理作家均有涉足该类型小说的创作。1892年，H.格林霍克·史密斯的短篇《罗杰·卡博案件》，描述一个人从山路上消失随后却陈尸他处的案情。美国推理小说教母安娜·凯瑟琳·格林于1894年发表的《亨德小姐：不可思议的谜团》是最早的不可能犯罪长篇之一，故事核心是一个女人的离奇消失——同样的题材必然会让希区柯克的拥趸们念叨起那部《车轮滚滚》，它改编于埃塞尔·琳娜·怀特

的《小姐不见了》(1936年),巧妙融合了古典诡计和心理悬疑。1933年那部谜团为人从游泳池消失的《龙之杀人事件》,对当时创作力已大不如前的S.S.范达因来说,算得上是晚期作品中相对引人注目的亮点(虽然其解答并不出色)。1949年,克莱顿·劳森的短篇《人间蒸发》以极高妙的技巧,玩了一次从被监视的电话亭中消失的戏法,将不可能消失类型的作品推到巅峰,乃至后来人们总爱用这个书名来概括这一类小说。

在更多的作品里,不可能消失的主体从人拓展到物。1908年雅克·福翠尔的《幻影汽车》以及乔尔·汤斯利·罗杰斯1946年的《红色右手》,都公然令一辆汽车消失于一段两头均有专人看守的公路上。埃勒里·奎因更为大胆,先是在《上帝之灯》中凭空搬走一座房子,继而在《七月的雪球》中从空气里蒸发了一列火车。爱掉书袋的爱德蒙·克里斯宾不甘示弱,1948年他在《玩具店不见了》的开头让一间活生生的玩具店一夜之间无影无踪。古典推理最后一位大师爱德华·霍克笔下的超级大盗尼克·维尔维特更是个中高手,偷走一屋子家具、一整个游泳池的水都不在话下。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作为不可能犯罪推理小说大师,卡尔自然不会放弃尝试这一题材的机会。1945年、1946年,他接连创作了《青铜神灯的诅咒》与《我的前妻们》,两本书的侦探都是H.M.。在前一本当中,女主角在众目睽睽之下步入大宅,屋外有人注视,屋

里有人等候——但她就这样销声匿迹了；在后一本书里，连环杀手接连杀害几名女性，尸体却无一例外隐遁于无形，即便在屋外有警察值守时也不例外。

平心而论，卡尔在这两部作品中设计的诡计手法，并未达到他个人的最高创作水准，《青铜神灯的诅咒》沿袭了古典推理的典型路线，对于熟读推理小说的资深读者而言，真相多半不难勘破。然而这部作品更令人称道的是卡尔架设情节和安插伏笔的高明技法，将推理的诸多紧要环节分散穿插到案发前后的细节之中，丝毫不留生硬的痕迹；加之故事情节曲折跌宕、引人入胜，便更能吸引读者一气读到底。这也正是古典推理黄金时期较此前的作家作品最大进展所在——篇幅上从情节简练的短篇演进到结构复杂的长篇，悬念设置上从单纯的“凶手是谁”、“犯罪手法为何”拓展到将诡计与整体剧情融为一体的整体布局。二战结束前后的几年是卡尔创作生涯中最后一个高峰，与古典推理黄金时代三大家中另两位——阿加莎·克里斯蒂、埃勒里·奎因的创作轨迹相仿，卡尔后期作品在诡计方面已不如1930年代的《三口棺材》等杰作那么惊艳夺目，但情节的圆熟丰满程度则犹有过之。

卡尔素来喜爱并且也擅长在作品中加入历史和传说的元素，且不论他创作的那些历史推理小说，仅就菲尔博士和H.M.两大系列而论，便有《女巫角》、《三口棺材》、《歪曲的枢纽》、《燃烧的法庭》、《红寡妇血案》等典范。这些作品或涉及

阴森可怖的奇闻怪谈，或援引波诡云谲的史海断章，无一不为作品平添一层悬疑难测的面纱。但卡尔笃信一切怪异元素必有合理解答，虽然对神鬼之事兴趣颇深，但却坚持以合情合理而非超自然的方式解释（不过也有一次例外）。在他的笔下，种种诡奇谜团的背后，真正的主宰并非怪力乱神，而是具备现实可操作性的机巧手法，以及更加深不可测的人心。

古埃及法老陵墓的诅咒之谜，历经各种媒体的渲染，俨然跻身于二十世纪最神秘莫测的若干朵疑云之一，迄今科学界也未就此得出一个被广为接受的结论。《青铜神灯的诅咒》的故事主体设定在一座森严巍然的哥特式宅邸，而案情发端则始于古埃及考古探险中出土的青铜神灯，英伦三岛与尼罗河畔两种迥然相异的古老风味交织于一处，搭配上流畅起伏的推理情节，以及几位刻画得相当生动的人物，便成为一本虽难称一代经典却也可忝列一时佳作的小说。

开罗，萨沃伊大陆饭店一间套房的客厅内，两位年轻男女正翘首盼望电话铃声的响起。

这并非故事的缘起，但却是恐惧的开端……

人们都说，现如今开罗的变化太大了。而当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十年前一个暖洋洋的四月午后——生活还一如既往，平静而惬意。

在埃及湛蓝的天幕下，旅店白色的石墙坚如磐石。百叶窗，窗外的小型铁阳台，彩色的遮阳篷闪闪发亮，微微流露出一丝法国情调。电车叮叮当当地从沙里卡密尔大道转向歌剧院大道；一群游客簇拥在美国运通公司的大楼前；透过饭店门前那些蔷薇丛和矮小的棕榈树丛看去，车流光斑闪烁，如同频频眨眼一般。艳阳下，开罗那古老的音韵与气息，从清真寺的尖塔上氤氲开来，漾满全城。

但街上的声响只是隐隐传到了萨沃伊大陆饭店二楼的套房里而已。百叶窗紧闭着，所以只有些许的光线透进客厅里来。

此时那年轻男子开口道：

“看在上帝的分上，海伦，坐下来吧！”

女孩停止踱步，犹疑地盯着电话。

“你的父亲一有消息就会打来电话，”年轻男子继而言道，“没什么可担心的。”

“我真的很担心！”

“只是被蝎子蛰一下罢了！”他的同伴喊道，虽然口吻听起来并非那么不以为然，但显然他并不觉得蝎子的蛰伤有什么大不了——其实从医学的角度来说他是对的，“听我说，海伦！”

那女孩将一扇百叶窗开了一点，于是房间里亮了些，她那伫立着凝望窗外的侧面轮廓也更清晰地显现出来。

她称不上美若天仙，但却有一种独特的魅力，能使很多男人——包括正若有所思地看着她的桑迪·罗伯森——为之倾倒，并在两杯威士忌下肚后就张口结舌。

这就是所谓的性感吗？她的确如此。大多数健康、可爱、二十五至三十岁的女孩也都如是。聪明过人？富有想象力？在那温柔的笑靥下，是否潜藏着一种紧张感，会将她一举推向生命中危险的暗礁？或许这大体接近正解了。

她是个金发女郎，浅金的发色恰与那经日晒得来的淡棕色肌肤相得益彰，愈发衬托得深褐色的眼眸波光流转。较宽的嘴角略挂着一丝难以捉摸的神态，似浅笑又似犹疑。

该不会太过誉了吧！

但事实就是如此。而且桑迪·罗伯森也无意改变他的看法。她既能像任何一个雇工一样在挖掘过程中卖力地挥锹苦干，又能和博学的吉尔雷教授一样自如地从报章头条侃到古埃及的花瓶。那柔弱身躯散发出来的女性魅力，也未曾因身着宽松粗陋的衬衫、绑腿而减损分毫。

你可能还记得，在1934、1935那两年，全世界的目光是怎样被齐刷刷吸引到尼罗河西岸一个叫做拜班—埃尔—穆鲁克的河谷中去的，那是法老之墓所在地。一小队英国的考古学家，由吉尔雷教授和塞文伯爵领衔，在沙漠中发掘了一处尘封的陵墓。

始于十月、止于次年五月开始袭来的热浪，经过两个发掘季，他们凿穿厚厚的花岗岩，进入辅墓室、侧墓室和主墓室，发现了令埃及政府都眼花缭乱的珍宝，其间沉睡着由微黄色水晶砂岩铸成的石棺。花费了巨大的人力，他们才出土了阿蒙神^①之大祭司埃里霍的木乃伊——他在古埃及第二十王朝末期君临全埃及。

① 古埃及神话中的万物创造者，头戴两片羽毛，手持一根权杖，在古埃及中王朝、新王朝时期受到广泛的崇拜。——译者注